

后现代的迷茫与救赎 · SDE UNIVERSES

后现代的救赎 价值不是漂浮的

The Redemption of Postmodernity — Value Does Not Float

真善美作为 S1、S2 的函数 · 十章 · 三个硬案例

四台发动机

发生性确定性

三个硬案例

休谟鸿沟

统一性在F

一根黄瓜

价值(真善美)不是漂浮的——它是四台发动机共同缠出的显露。
给定条件,它有发生性确定性:会变,但你骗不了自己的舌头。

王德生 德麦国际出版社

SDE Universes · 西方哲学专栏 · 后现代的迷茫与救赎

sdeuniverses.com/western-philosophy/postmodern

——真善美作为 S1、S2 的函数

王德生

内容提要：后现代最深的一句主张是"价值多元化,一切都是主体的随意选择"。本文认为,这句主张不是错在"多元",而是错在"漂浮"——它把价值从它的生成条件上剥了下来,让它独自悬空,于是价值除了"随意"无处可去。用一套三维发生学的坐标看,价值(记作 S3,含真善美三元)从来不是一条独立漂浮的轴;它是另外两条轴——规范(S1:你如何对比、切分、分布这个世界)与模态(S2:你在粒子、波、场哪个层面接触这个世界)——横向缠出来的显露,同时又是差异序列(D)与纠缠土壤(E)纵向生成的显露。把这些写成函数,就是 $S3 = F(S1, S2)$ 与 $S3 = F(D, E)$:给定你的切分方式、你的接触层面、你走过的路、你沉淀的壤,你的真善美不是随便什么都行,也不是老天注定,而是**长出来的**。而长出来的东西可以被追溯,因此可以分高下,因此可以争论。本文进一步指出:后现代不是一个笼统的病,它在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各发作一次——真理漂浮、世界漂浮、主体漂浮——三次发作是同一个动作:剪断价值与其生成条件之间的缆。救赎因此也在三界同构:把缆接回去。全文最后把刀转向自身,追问本文自己用来判高下的那把尺,凭什么。

关键词：S3;真善美; $S=F(D,E)$; $S3=F(S1,S2)$;后现代三界;发生性确定性;价值漂浮

一、一句对撞

后现代有很多主张,但把它们拧到最紧,是一句话:

价值是多元的,没有普遍标准,一切都是主体的随意选择。

这句话今天已经不是哲学命题了,它是空气。你听不见它,因为你在它里面呼吸。"这只是你的看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你无权评判别人的选择"、"美丑好坏都是个人品味"——这些话你每天说、每天听,而它们全是同一句主张的日常回声。

而本文要立的对撞面,也可以拧成一句:

价值不是漂浮的。它是 D 和 E 的函数,也是 S1 和 S2 的函数。给定它们,价值有确定性——不是先验注定的确定性,是长出来的确定性。

两句话,一个对撞点,而这个点极其精确:它不在"多元"上。

这是本文第一件要说清的事,因为几乎所有反后现代的努力都栽在这里:它们去反"多元",于是被后现代轻易反杀——"你看,他又想搬回一个绝对标准来压制多元,又一个独断论者。"

本文不反多元。恰恰相反,本文认为后现代在这件事上是对的,而且它的发现极其重要:S3 确实是变化的、多元的。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真善美,同一个人在不同处境下真善美也会变,这都是事实。

后现代真正发现的,是价值的变化性。这个发现不能丢——它是整件事的起点。

问题出在下一步:后现代不懂,这个"变",是一个函数的变。

它看见 S3 会变,于是断定 S3 是"随意选择"的。但"会变"恰恰是"有函数"的证据,而不是"没规律"的证据。温度会变,不等于温度随意;温度是气压、湿度、日照、海拔的函数,自变量一动,温度就动——温度的"变化性"正是它的"函数性"的表现。

S3 一模一样。S3 会变,正因为它是几个方程的产物;方程的自变量一变,S3 就跟着变。多元性不是"没有输入",多元性是"输入的组合无穷多,所以输出千差万别"。

而在往下走之前,必须先说清:为什么两个最常见的"反后现代"策略,都注定失败——因为本文走的是第三条路,而这条路的价值,只有在前两条路的废墟上才看得清。

第一个失败策略:攻击"多元",搬回一个绝对标准。

这是最本能的反击:后现代说没有普遍标准?那我就论证有一个——一个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悬在人类头顶,一切价值都该向它看齐。

这条路注定失败,而且败得很惨,因为它正是后现代赖以起家的靶子。后现代整个运动,就是在拆这块悬顶的绝对——从尼采拆"上帝",到福柯拆"人性",到德里达拆"在场"。你搬回一块绝对标准,等于把靶子重新立起来,请后现代再打一枪。而且它一定打得中——因为那块绝对,确实是造出来的、有出身的、经不起追问的。谁走这条路,谁就是在替后现代做陪练。

第二个失败策略:承认"没有标准",然后设法与虚无共存。

这是更"成熟"、更"看开"的一路:既然后现代说得对,标准没了,那我们就学会在没有标准的世界里体面地活——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反讽,多一点"我们接着聊"。

这条路是投降,不是反击。它接受了后现代最致命的那个结论(没有标准),只是给这个结论配了一副温和的表情。而没有标准的世界,不管表情多温和,都是那个"力空转"的世界——你什么都宽容,因为你什么都认不住;你反讽一切,因为你无法认真对待任何一个。宽容和反讽,是虚无的两种得体的穿着。

本文两条路都不走。

本文不搬回绝对(第一条),因为绝对确实是造的,后现代拆对了。

本文不与虚无共存(第二条),因为虚无不是命运,是一个坐标错误。

本文走第三条:标准既不在天上(绝对),也不在没有(虚无),而在发生里——在那束纠缠此刻的真实反应里,在那根黄瓜在你嘴里的裁决里。它会变(所以不是天上的绝对),但它确定(所以不是脚下的虚无)。

这第三条路,后现代没走,反后现代也没走——因为它要人做一件两拨人都不肯做的事:低头。不是仰头够绝对,不是垂头看虚无,是平平地低头,看一眼你此刻正站着的地方。

这就是后现代那一步空的精确形态,比"漂浮"更准:

- 它看见:S3 是变化的、多元的。——对,这是发现。
- 它跳到:所以 S3 是主体随意选择的。——错,这是漏掉了函数。

"会变"和"随意"之间,隔着那些自变量。

一片森林里没有两棵一样的树——后现代看见了这个,而且看得很准。它的错是:从"每棵树都不同"推出"树是凭空长的"。而每棵树都不同,恰恰因为每棵树都是种子、土壤、光照、年月长出来的——差异不是无因的证据,差异是发生的指纹。

它这一步的完整形态是:

真:价值是主体性的。(——对。价值确实要由一个主体来承受、来感受、来负责。)

----- 这一步是空的 -----

假:所以价值是主体随意的。

"主体性的"和"随意的"之间,隔着一个词。

那个词是函数。

价值是主体的,但主体不是一个凭空发号施令的君王。主体是一个交汇点——是 D、E、S1、S2 在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地方。价值从这个交汇里长出来,带着这些输入的全部印记。

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价值",完全正确。你不能说"所以它是我随便定的",因为"我"这个字底下,压着你所有的输入。

全文就是把这个"函数"字,一层一层拆开——拆成四台发动机,拆成三界,拆到你可以拿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当场算一遍,看它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二、S3 是什么:不是"美",是价值维本身

要拆这个函数,先得说清它的输出是什么。

输出是 S3。而这里必须纠正一个最常见的误读:S3 不是"美"。

在这套坐标里,显露态 S 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个三轴张量,三条轴各管一摊:

轴	三个视角	管什么	产出
S1 规范轴	对比·变化·分布	你如何 切分 世界	知识
S2 模态轴	粒子·波·场	你在哪个 层面 接触世界	世界
S3 价值轴	真·善·美	世界对你 意味着什么	意义

S3 是价值轴,真善美三元同属 S3。 真是 S3 的一个视角,善是一个,美是一个——它们是同一条轴上的三个方向,不是三条轴。

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救赎"要救的是什么。

后现代的意义危机,坐标现在是精确的:它是 S3 这条轴的输出故障。 不是"某个价值出了问题",是整条价值轴与它的输入断了线,于是它产不出意义——而 S3 的产出,本来就叫"意义"。

那么真善美这三个视角,各自是什么?

这里我要用一个比通行说法更硬的定义。通行的哲学把真善美讲成三个"至高标准"、三个"理想"、三个飘在天上的东西。而在这套坐标里,它们是三股力——具体地说,是**维护 S(显露)稳定的三股力**。

一个显露要能稳定地立住、并且持续地再立住,需要三件事同时成立,而真善美就是这三件事:

真 = 在轨。

一个显露要立住,首先它得**对准它该对准的那束纠缠**。你显露出一个"苹果",这个显露得真的对着那束红的、圆的、脆的、甜的纠缠,而不是对着别的。真是**"在轨"**——显露没有脱靶,它锁在它的对象上。

这解释了一件所有人都体验过、却没有一个真理论解释过的事:守真是累的。 因为"在轨"是一个持续用力的动作——轨道会漂,注意力会散,压力会把你推离,而你要一直把显露拽在轨道上。**认住一件事,是要烧劲的。在所有人都说 A 的时候认住 B,累。** 而人耗到底的时候,第一个放弃的就是"在轨"——"随便吧"、"都行"、"你说是就是吧",这三句话是脱轨的临床表现。

善 = 效率。

一个显露光在轨还不够,它还得**以尽可能小的内耗被维持、被传递**。善的本质是激发、成全、让好的东西发生——而"让好的东西发生"翻译成显露的语言,就是:**用最小的耗散,把一个显露维持住,并且把它传给下一个显露、传给别人。**

善沿波传导:一个被顺畅点着的显露,会去点着别的显露。 而作恶是负向激发——它不是"善的缺失",它是一股真实的、方向向内的力:羞辱、贬低、恐吓,每一样都是精确的效率破坏,它们把别人身上正要立起来的那个显露,按灭在维持成本最高的地方,让人耗在原地。

美 = 吸引。

一个显露最终要**聚成一个整体,并且把人拉住**。美是"要聚成一"的势——它把散着的显露拢成一个有形状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会产生吸引力,把你拉过去、留在那里。

这一次解开了美学史上最顽固的悖论:美既是"无功利的",又是"有诱惑力的"。 因为吸引是一个将而未的状态:它拉着你(所以有诱惑),但它还没把你吞掉(所以无功利)。一旦"将"变成"已",吸引就转成了占有或激发——而那一刻,美就不再是美了。这解释了为什么你太想得到一样美的东西,得到之后它就不美了:不是它变了,是那个"将"释放完了。

三股力,一个目标:让 S 稳定地显露,并持续地再显露。

- 在轨(真)——不脱靶
- 效率(善)——不空耗
- 吸引(美)——聚成一

一个显露,三股力都足,它就稳稳地立着,而且活着——它会持续地再显露自己。一个显露三股力全泄,它就散了、僵了、被遗忘了。

而现在可以说清后现代的病了,用这三股力:后现代不是"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它生产的价值判断比任何时代都多。后现代的病是——它把这三股力从它们的支点上拔了下来,让它们空转。

真空转,成了"哪个说法更有说服力"(不再问在不在轨)。

善空转,成了"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再问激发了谁)。

美空转,成了纯粹的形状游戏、无边的风格、永不落地的将而未。

三股力还在,劲还在,而它们不再维护任何东西——因为它们被拔离了那个要被维护的显露。

这就是虚无的精确定义:不是没有力,是力空转。 你什么都感觉得到,什么都被吸引,而你在轨不了任何一个,也点不着任何一个。你在场里滑动。滑动,就是迷茫。

一笔最锋利的:主体是最晚长出来的

这套坐标里,还藏着一个对后现代最锋利、也最反直觉的判断,值得单独说清——因为它一次说明了"为什么价值天然被主体承受,却不等于主体随意"。

S 的三条轴,不是三块先有的积木,而是同一个显露张量在不同"号位"侧重下,显影出的三种意识方位:

- 一号位(对比 × 粒子 × 真)→ 显影出**客体意识**:"那儿有一个物"。
- 二号位(变化 × 波 × 善)→ 显影出**互动意识**:"某个过程正在发生"。
- 三号位(分布 × 场 × 美)→ 显影出**主体意识**:"我在这个场中有一个位置"。

注意顺序:客体在一号位,主体在三号位——主体是最后显影的。

这不是思辨,是可验证的:婴儿的意识发展,正是这个顺序——先有**客体经验**(那儿有个奶瓶)→ 再有**互动经验**(我一哭,奶瓶就来)→ 最后才形成**"场中之我"**的主体意识(我在这个家里有一个位置)。**"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起点,"我"是最晚长出来的结果。

这一笔,一次挡住了后现代最深的那步跳跃:

后现代看见"价值是主体性的"(对——价值轴 V 天然属于自我界,价值确实要由一个主体来承受),于是推出"价值是主体随意的"(错)。而三号位显影律说:主体本身就是生成的、最晚长出的、被前两个号位撑起来的。一个生成出来的主体,凭什么能随意立法? 它连自己都是被客体经验、互动经验一层层缠出来的——"主体的"和"随意的"之间,隔着的正是"主体自己也是发生的"这个事实。

而美与主体共处三号位,也不再是巧合:"我在这个场中有一个位置"这件事,它的体感就是一个势能的感受——你感到自己被这个场吸引、安排、给了一个座位,那个"感到",就是美(将而未的势)。主体意识与美,是同一个号位显影出的两个名字。 这解释了后现代为什么在美学上如此丰饶、在别处如此贫瘠:它把一切都三号位化了(一切都成了"我的位置感""我的风格""我的姿态"),而三号位正是美的号位——于是它什么都做成了审美,却把一号位的真(那儿有个物)和二号位的善(某个过程在发生)一起关掉了。

三、后现代不是一个,是三个: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

在往下拆函数之前,还要把"后现代"这个词本身拆开。因为"后现代"听起来像一个东西,而它其实是同一个动作在三个界各发作了一次。

那个动作,现在可以一句话说清:把 S3(价值)从它的生成条件上剪下来,让它漂浮。

而"生成条件"分布在三个界,所以剪缆的动作,也在三个界各来一次。

理念界后现代:真理漂浮

理念界是概念、规则、理论、知识的沉淀层。这里的后现代,剪的是真理的缆——真理与它的发生过程之间的那根线。

症状:元叙事崩解,一切知识都成了"话语建构"。

利奥塔那句名言,是这一界的开幕词: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没有一个大故事能统摄一切知识了,只剩下无数个小的、局部的、互不通约的语言游戏。库恩把科学史写成范式的更替,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同一块石头,亚里士多德看见"受阻的下落",伽利略看见"周期运动",他们看见的是两个世界。蒯因说没有一条陈述绝对免于修正。罗蒂说哲学不是一门科学,是一种文学体裁,我们别当真理的法官了,我们当谈话的人。

这些洞见有一半是对的,而且是伟大的:知识确实是发生的,确实有产地,确实随条件变。这正是本文要立的东西。

它错的那一半是:从"真理是发生的"跳到"真理只是话语,怎么说都行"。

中间隔着的,还是那个函数。 真理是发生的——对。但发生是有条件的、可追溯的、有约束的。"发生"不等于"随意发生"。 一个理论从哪束纠缠里长出来、经过了什么样的差异推进、在什么信息条件下被稳定

——这些都可查。可查,就有高下。理念界后现代剪掉的,正是这条"可查"的缆:它让真理从它的发生链上脱落,于是真理除了"话语权"无处落脚。

用黄瓜对一对:没有一个"关于黄瓜的终极大故事"能规定所有人怎么评价黄瓜(对,利奥塔看对了)。但"这根蔫黄瓜好不好吃"不是话语权说了算——你咬一口,那束纠缠当场裁决,它不管你嗓门多大。真理不是话语的胜利,真理是那束纠缠可被追溯的反应。

现实界后现代:世界漂浮

现实界是身体、器物、地理、物质的沉淀层。这里的后现代,剪的是世界的缆——表象与实在之间的那根线。

症状:拟像先于实在,地图先于疆域。

鲍德里亚是这一界的诊断者。他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拟像的时代:符号不再指向任何真实的东西,它们只指向别的符号。广告里的幸福不对应任何真实的幸福,它对应别的广告。新闻里的战争不对应任何真实的战争,它对应别的新闻。最后,复制品没有了原本——不是复制得太像,是原本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迪士尼乐园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你相信乐园之外的美国是"真实的";而其实乐园之外也是拟像。

这个洞见也有一半是对的,而且极其锋利:我们确实活在一个符号层被无限加厚、实在层被不断推远的世界里。

它错的那一半是:从"符号层加厚了"跳到"没有实在,一切都是拟像"。

中间隔着的,是纠缠土壤。一个符号可以脱离它指向的那束纠缠,自己和别的符号打转——这是真的,而且今天到处都是。但那束纠缠没有因此消失。你可以让"苹果"这个词在广告和符号里自转一万圈,你咬下去的那一口,还是那束红的、脆的、甜的纠缠。现实界后现代剪掉的,是符号与纠缠土壤之间的缆:它让符号漂起来,然后宣布土壤不存在——而土壤一直在,你的身体每天都踩在上面。

用黄瓜对一对:你可以让"黄瓜"这个符号,在无数条美食视频、滤镜照片里自转,转得金黄油亮、和真黄瓜毫无关系(对,鲍德里亚看穿了这层)。但你咬下去的那一口,还是那束真实的纠缠。符号能漂走,黄瓜不会因此消失——它还在你牙齿底下,还在你胃里。拟像喂不饱人,因为人饿的是疆域,不是地图。

自我界后现代:主体漂浮

自我界是记忆、身份、情绪、意志的沉淀层。这里的后现代,剪的是主体的缆——"我"与那束持续纠缠之间的线。

症状:身份是流动的、被建构的、可随意穿脱,没有本真的自我。

福柯宣布"人之死"——"人"是近来的发明,也许接近终结。主体不是一个先在的、本真的核心,它是被话语、被权力、被规训生产出来的。而后来的身份理论走得更远:身份是表演性的,是你每一次重复的行为塑造出来的,没有一个"真正的你"藏在行为背后,你就是你表演的总和,而且你可以随时换一套表演。

这个洞见,又是一半对的,而且是最解放的一半:主体确实是生成的,不是预设的——"我"不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本质,它是长出来的。这一点本文完全同意,而且要同意得比福柯更彻底。

它错的那一半是:从"主体是生成的"跳到"主体是任意的、可随意穿脱的"。

中间隔着的,是内感与时间连续性的持续纠缠。"我"确实是一根指针,指向一束自我特征的纠缠聚合体——记忆、身体感、连续的时间体验、反复出现的反应模式。这束纠缠是生成的(所以不是先验本质),但它是持续的、有惯性的、改起来极难的(所以不是随意穿脱)。你可以说"身份是建构的",对;你不能说"所以我今天想当谁就当谁",因为那束缠了几十年的纠缠,不会因为你换一个说法就松开。自我界后现代剪掉的,是"我"与这束持续纠缠之间的缆:它让主体漂起来,然后宣布本真自我不存在——而那束纠缠一直在缠,它就是你半夜醒来时那个躲不掉的"我"。

用黄瓜对一对:"我"就像一根腌了几十年的黄瓜。它确实是"腌出来的"——不是天生就这样,是几十年的经历、关系、习惯一层层腌进去的(对,福柯这一半掀得漂亮:生成的)。但正因为腌了几十年,它有了自己的味道、硬度、惯性,你没法今天想让它甜、明天想让它辣——那束缠了几十年的纠缠,不会因为你换个说法就松开(错的那一半:不是任意的)。生成的东西,恰恰有最顽固的惯性。

三界,一个动作

把三界并排放:

界	剪断的缆	漂起来的	一半对的洞见	那一步空的
理念界	真理—发生链	真理成话语	知识是发生的	发生 ≠ 随意
现实界	符号—纠缠土壤	世界成拟像	符号层在加厚	加厚 ≠ 没有土壤
自我界	我—持续纠缠	主体成表演	主体是生成的	生成 ≠ 任意

三界,三根缆,一个动作:剪断价值与其生成条件之间的连线,让上面那一头漂起来。

而三次发作,共享同一个空格:从"X 是发生的/生成的/建构的"(对),跳到"所以 X 是随意的/虚假的/任意的"(错)。中间隔着的,永远是那个词——发生是有条件的,而条件可查。

于是救赎的形状,也一次清楚了:救赎不是在三界各搬回一个绝对标准。救赎是在三界各把那根缆接回去。

- 理念界:把真理接回它的发生链——让它重新可追溯。
- 现实界:把符号接回纠缠土壤——让它重新有指向。
- 自我界:把"我"接回那束持续纠缠——让它重新有分量。

而"接回缆"这个动作,写成函数,就是 $S_3 = F(D, E)$ 与 $S_3 = F(S_1, S_2)$ 。那根缆,就是 F。

四、四台发动机:S3 是被什么缠出来的

后现代把 S3 从它的自变量上剪了下来,让它独自漂浮,于是它只能是"随意"。救赎的全部工作,就是把自变量装回去。而 S3 不是被一样东西决定的——它是四台发动机共同缠出来的。

先把这四台发动机一次列清,记号 F 只表示"是……的函数",每个括号里是一对不同的自变量:

- ① $S3 = F(S1, S2)$ ——价值,由规范轴与模态轴横向缠出
- ② $S3 = F(D3, E3)$ ——价值,由最优化约束与能量三态生成
- ③ $S3 = F(D1, E2)$ ——价值,由意义三元目标与信息三元生成
- ④ $S3 = F(D2, E1)$ ——价值,由差异序列与三界处所生成

四台发动机,一个输出:你此刻的真善美。它们任何一台的自变量变了,S3 就跟着变——这就是"价值会变"的全部机制,而每一次变,都可以追溯到是哪台发动机的哪个自变量动了。

下面一台一台看。看完你会发现,后现代那些哲学家,各自剪断的正是其中某一台。

4.1 第一台: $S3 = F(S1, S2)$ ——价值是"你怎么切分世界 × 你在哪个层面接触世界"

这是最根本的一台,因为它讲的是:价值,不是一条独立漂浮的轴,它是另外两条轴横向缠出来的。

S1 是规范轴:你用什么框架去对比、切分、归类这个世界。把一群人切分成"敌 / 我",和把同一群人切分成"都是会痛、会死、会爱的血肉之躯"——这是两种切分,而它们长出的善恶判断,天差地别。前一种切分下,"消灭对方"可以是善;后一种切分下,同一个行为是恶。善恶没有变成随意——它随着 S1(你怎么切分)确定地变。

S2 是模态轴:你在哪个层面接触对象——粒子、波、还是场。把一个人接触为"一堆生化反应"(粒子层面),和接触为"一个正在受苦、需要被听见的活人"(场层面)——这是两种模态,长出的态度截然不同。医生若只在粒子层面接触病人,技术再高也可能冷酷;若能在场层面接触,才有医德可言。医德不是随意的——它随着 S2(你在哪个层面接触)确定地变。

于是价值的第一重确定性来了:给定你怎么切分(S1)、在哪个层面接触(S2),你的真善美就被横向地缠出来了。

用黄瓜对一对:同一根黄瓜——你把它切分为"一种蔬菜"(S1),在"食物"这个模态(S2)接触它,它显露出"好不好吃"的价值;你把它切分为"一个植物细胞样本"(S1),在"显微观察"这个模态(S2)接触它,它显露出"典不典型、清不清晰"的价值。同一根黄瓜,两种 $S1 \times S2$,长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而每一种,都不是随意的,都是那个切分、那个模态确定地缠出来的。

后现代在这台发动机上剪的是德里达和罗蒂那根缆:他们发现"没有唯一正确的切分方式"(对),就以为所有切分都平等、价值无从裁决(错)。而其实,不同的切分可以放回那束纠缠里检验——在"救一个溺水的人"这个处境里,"把他切分为同类"的框架,就是比"把他切分为陌生人"的框架,显露出更在轨的价值。切分有多种,但在具体处境里,切分有高下。

4.2 第二台:S3 = F(D3, E3)——价值是"你在什么分寸下优化 × 你携带多少能量"

这是价值的主动动力发动机,因为它直接讲真善美的能量。

先说 E3——能量三态,而这三态,就是真善美本身:

- **内能 = 真**:维持一束纠缠**如实持存**的劲。体感是"它就是这样,我认得住"。**真要烧劲去守**——这解释了一件所有人都体验过、却没有理论讲清的事:**守真是累的**。在所有人都说 A 时认住 B,累;长期认住一个不受欢迎的判断,会把人耗干。而人耗到底时,最先失守的就是真——"随便吧""都行""你说是就是吧",这三句话,是内能枯竭的临床表现。
- **动能 = 善**:一个纠缠**激发**另一个的力。体感是"它在推我,我被点着了"。善的本质是激发、成全、使好的东西发生;它沿波态传导,善行引发善行;而**作恶是负向激发**——不是"善的缺失",是一股真实的、方向朝内的力,把别人正要燃起的那一簇按灭。
- **势能 = 美**:纠缠之间互相吸引、**要聚成整体**的张力被感受到。体感是"好像会被纠缠去"。美是"将而未"的势——它拉着你(所以有吸引),但还没动手(所以无功利)。这一次解开了美学两个千年死结:美既无功利又诱惑(因为它是尚未释放的势),美既非物的属性又非主观任意(因为它是"之间"的张力)。

再说 D3——最优化约束,而这三个约束,恰好对应真善美:

最小化误差 —— 求真

最小化冗余 —— 求善

最小化亏损 —— 求美

任何一次真实的优化——一篇文章、一台机器、一次谈话、一生——都同时受这三个约束。而 $V = F(D3, E3)$:价值,是能量在约束下被最优组织出来的显露。

这台发动机一转,后现代的意义危机就有了能量学的精确诊断:

后现代不是"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它生产的价值判断比任何时代都多。后现代的病,是它把这三股劲从支点上拔了下来,让它们空转。真空转成"哪个说法更有说服力"(不问在不在轨),善空转成"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问激发了谁),美空转成纯粹的形状游戏(永不落地的将而未)。

于是虚无有了精确定义:虚无 = 只剩势能。你什么都感觉得到、什么都被吸引(势能在),你认不住任何一个(内能没了),也点不着任何一个(动能没了)。你在场里滑动。滑动,就是迷茫。

用黄瓜对一对:一根新鲜黄瓜,三股劲都足——它如实是它(内能/真:你认得住这是新鲜的)、它激发你的食欲和下一口(动能/善)、它的脆与清聚成一个诱人的整体(势能/美)。一根放蔫的黄瓜,三股劲全泄——不在轨(木了,你认不出"新鲜")、无激发(费嚼,提不起劲)、无吸引(散了,聚不成整体)。**"难吃"不是你的随意 judgment,是那根黄瓜三股能量确定地泄掉了。你骗不了自己的舌头,因为舌头量的是能量,不是意见。**

4.3 第三台:S3 = F(D1, E2)——价值是"你要实现什么意义目标 × 你的信息够不够真"

这台发动机是辅一,它讲价值的方向与信息基底。

D1 是意义三元目标:创造、自由、幸福。 这是差异序列的方向引擎——你到底想让什么发生。而三者各有其发生律:创造是"目标的发生"(在纠缠中即时长出新目标,而非追逐一个先在的静态结构),自由是"路径的发生"(在约束中裁出原本不存在的新路,自由的量度是发生新路径的能力、不是选项的数目),幸福是"动力的发生"(在每一次完整发生走通的当下,而非在结果、别处、将来)。

E2 是信息三元:符号、逻辑、数学。 这是你的判断有没有证据、经不得起论证、可不可以被形式化检验。

这台发动机一转,"价值相对主义"这个问题就被重新定位了:

一个价值好不好,不是"看谁嗓门大",是放回 D1 和 E2 里检验——它让创造、自由、幸福真的发生了吗(D1)?它经得起追溯、论证、检验吗(E2)? 这两个问题,可以问、可以答、可以查、可以吵。

用黄瓜对一对:"这道黄瓜料理好不好",不是主厨拍脑袋——它可以放回 D1 检验(它有没有创造出新的味觉体验?它给了食客选择的自由还是限制?它带来了幸福的完整体验吗?),放回 E2 检验(它的搭配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被复现、被追溯、被别的厨师检验?)."好"随 D1、E2 确定地变,而且可查——可查,就有高下。

后现代在这台发动机上剪的是尼采和利奥塔那根缆:尼采把价值重估交给"强力意志"(谁强谁定,一把审美的尺,从不出示出身证明),利奥塔把知识多元读成"小叙事无高下"。而其实,重估不是强者说了算,多元不是无高下——每一个价值、每一个知识,都可以在它的 D1(想让什么发生)和 E2(经不得起检验)里,被追溯、被排序。

4.4 第四台:S3 = F(D2, E1)——价值是"你走的是什么差异序列 × 你落在哪个真实处所"

这台发动机是辅二,也是最好演示的一台——因为它可以用一根黄瓜,当场算给你看。

D2 是差异序列:六步法(猜想→执行→评估→反馈→修正→迭代),或九步法(加分化→重组→升维)。它是你实际怎么一步一步做、一层一层显露。

E1 是三界处所: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你到底落在哪块真实的土壤上。

现在,把黄瓜正式请上台,作这台发动机的活样板:

现实世界的一根黄瓜(E1),在一定的品尝差异序列下(D2),就会发生确定性的"吃黄瓜"的真善美价值(S3)。

E1 = 这根现实界的黄瓜(它此刻的脆度、水分、清苦、温度——一个真实的处所,不由你的意见摆布)。

D2 = 你品尝的差异序列(入口 → 破皮 → 出汁 → 咀嚼 → 回味 → 吞咽,一整套可拆解的六步)。

S3 = "吃黄瓜"这件事显露出的真善美——**确定地发生,不是你随意规定的。**

看这台发动机同时反掉后现代和柏拉图:

反后现代:黄瓜的美不是你"主体随意选择"的。你对着一根蔫黄瓜,宣布不了它脆甜多汁——**那束纠缠会否决你。** 给定这根黄瓜(E1)、这个吃法(D2),真善美有确定性。

反柏拉图(反"天上有个绝对标准"):黄瓜的美也不是天上预先定好一个"黄瓜美的理念"。换一个 **D2**,同一根黄瓜(E1)长出不同的 **S3**——直接啃是清爽的美,冰镇拍碎蘸蒜醋是层次被激发的美,腌三天是转化发酵的美。美随 **D2** 和 **E1** 确定地变,所以它不是一块从天而降的先验铁板。

确定性和变化性,在一根黄瓜上同时成立:给定自变量就确定(所以不随意),换自变量就变化(所以不先验)。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全部——只不过写在了一根黄瓜上。

后现代在这台发动机上剪的是海德格尔和鲍德里亚那根缆:海德格尔把 **D2**(存在如何发生)神秘化(只能领会,不能拆解),鲍德里亚把 **E1**(现实界的处所)宣布为虚无(一切都是拟像)。而**其实,D2 是可拆解的(品尝六步,精确得像菜谱),E1 是实在的(那根黄瓜在你牙齿底下,不是拟像)。**

4.5 四台发动机,一张总图

把四台并排,你会看见后现代十个哲学家,像分工好了一样,一人拆一台:

发动机	自变量	价值由此而生	后现代在此剪缆的人
① F(S1,S2)	规范×模态	切分与接触层面缠出价值	德里达、罗蒂
② F(D3,E3)	最优化×能量	三股劲在约束下组织出价值	福柯、鲍曼
③ F(D1,E2)	意义目标×信息	方向与信息基底生成价值	尼采、利奥塔、詹姆逊
④ F(D2,E1)	差异序列×处所	路径作用于处所生成价值	海德格尔、鲍德里亚、德勒兹

四台合起来,就是完整的 $S3 = F(D, E)$ 。后现代十个人,合力拆掉的,恰好是这一个函数的四台发动机。把四台装回去,函数就重新转起来了——价值重新成为一个可追溯、会变却不随意的输出。

4.6 一根黄瓜,四台发动机各算一遍

为了让这四台发动机从图纸变成能转的机器,把同一根黄瓜,放上四台各算一遍。你会看见,它们不是四个孤立的说法,是同一次"吃黄瓜"里,四股同时在跑的确定性。

场景:雨天,你给一位刚淋雨、胃口不佳的四川朋友,做一道开胃凉拌黄瓜。

① F(S1, S2):你把黄瓜切分为什么、在哪个层面接触它。

你没把它切分为"一份卡路里"(那是减肥者的 S1),你切分为"一道能唤醒食欲的凉菜"(款待的 S1);你不在"营养成分"这个模态接触它(S2),你在"香气、脆度、酸辣的现场体验"这个模态接触它。给定这个切分和这个模态,"好黄瓜"的含义已经被横向缠定了:它得脆、得开胃、得爽利——而不是"得低卡"。

② F(D3, E3):你在什么分寸下优化、这道菜携带多少能量。

你求真(误差:黄瓜必须真新鲜,蔫的骗不过舌头)、求善(冗余:别加十七种调料把它盖死,让蒜和醋恰好激发它)、求美(亏损:摆盘让它聚成一个爽利的整体,别散)。而成菜的三股劲要足:它如实是脆的(内能/真)、它一入口就激发食欲(动能/善)、它的清爽聚成一个诱人的整体、把淋了雨的胃口拉回来(势能/美)。

③ F(D1, E2):你要让什么意义目标发生、你的做法经不经得起检验。

D1:你要的不是"填饱",是"创造一点雨天的暖意(创造)、给朋友一个不必硬吃的选择(自由)、让他此刻舒服(幸福)". E2:你这搭配有没有道理——酸辣开胃是可追溯的、可复现的、别的厨师能检验的,不是玄学。

④ F(D2, E1):你走的品尝/制作序列、落在哪根真实的黄瓜上。

E1:就这根现实界的黄瓜,它此刻的脆与水分,不由你的意愿摆布。D2:你的差异序列——拍碎(让断面出汁)、盐杀(逼出多余水)、蒜醋激发、冰镇收脆。换一步(比如省了盐杀),S3 就变(出水、味淡)。给定这根黄瓜和这套序列,"好不好吃"确定地发生。

四台一起转,一道确定的凉拌黄瓜就发生了。

而它的确定性,恰好是"发生性"的:

- 它不随意——你对着蔫黄瓜、或省了关键步骤,做不出这道菜,那束纠缠会否决你。
- 它不先验——没有一个"雨天四川朋友凉拌黄瓜的完美理念"在天上;换个朋友(广东、不吃辣)、换个天气,

四台发动机的自变量一变,"好"就变。

- 它可追溯、可争论——朋友要是说"不够开胃",你能一台一台回查:是 S1 切错了(他其实想要热汤)?是 D3 冗余了(调料太杂)?是 D2 漏了盐杀(出水了)?每一个"不够好",都能追溯到某台发动机的某个自变量。可追溯,就能改;能改,就有高下。

这就是全篇最实的一句话:价值不是飘在天上的标准,也不是你心里的任意偏好——它是四台发动机此刻的联合输出,而你能把每一台拆开、查清、调准。这,就是把"救赎"从一个口号,变成一道你今晚就能做的菜。

五、为什么恰好是四台,不多不少

一个较真的读者会追问:凭什么是四台?会不会漏了第五台、第六台?这个追问必须正面回答,否则"四台发动机"就只是一个方便的清单,不是一个严格的结构。

答案藏在 S3 的自变量里。S3 是显露态的价值轴,而显露(S)只能由两类东西生成:要么是 S 自己内部的另外两条轴(横向),要么是 S 之外的 D 和 E(纵向)。

横向,只有一种配对: $S1 \times S2$ 。V 轴(S3)由另外两条轴——规范轴(S1)与模态轴(S2)——缠出。这是第一台,而且横向只此一台,因为 S 内部就三条轴,去掉 V 自己,只剩 S1、S2 这一对。

纵向,是 D 和 E 的配对,而 D 和 E 各分三层:

- D 三层:D1(意义目标)、D2(路径组织)、D3(优化约束)。
- E 三维:E1(三界处所)、E2(信息三态)、E3(能量三态)。

而 D 和 E 的配对,不是任意的九种,是"对位"的三种——每一层 D 配它对应的那一维 E:

配对	D 这一层管什么	E 这一维管什么	为什么对位
F(D3, E3)	优化约束(分寸)	能量三态(劲)	分寸管的正是"劲怎么用"——主动力
F(D1, E2)	意义目标(方向)	信息三态(真伪)	方向管的正是"信息往哪儿use"——辅一
F(D2, E1)	路径组织(怎么走)	三界处所(在哪走)	路径管的正是"在哪个处所走"——辅二

三条纵向配对,加一条横向配对,正好四台。不是凑出来的四,是"一横三纵"这个结构必然给出的四:横向穷尽了 S 内部($S1 \times S2$),纵向穷尽了 $D \times E$ 的三组对位。

而这四台还有主辅之分,不是并列:

F(D3, E3) 是主动力——因为它直接讲能量(E3 就是真善美的劲)在分寸(D3)下如何组织,价值最直接地在这里发生。其余三台是辅:F(S1,S2) 提供价值的横向骨架,F(D1,E2) 提供方向与信息,F(D2,E1) 提供路径

与处所。一主三辅,像一台发动机配三个稳定器:主动力出功,三个辅机保证它出的功在轨、有方向、落在真实处所上。

这个完备性论证有一个副产品,它本身就是对后现代的一次反驳:后现代之所以能把 S3 说成"随意漂浮",是因为它把 S3 看成了一条孤立的轴——一条没有自变量、凭空发号施令的价值轴。而一旦你看清 S3 有且只有这四台发动机、每台都有确定的自变量,"孤立漂浮"就不成立了:S3 从来不是自变量,它永远是因变量;它不发号施令,它接受输入、给出输出。一个因变量,凭什么随意?它随的是它的自变量。

这就是"四台发动机"的严格意义:它不是一份方便的清单,它是"价值不可能孤立漂浮"的一个结构证明。

四台发动机装好了,现在必须回答一个最危险的问题,否则整篇文章会在两个方向上塌掉。

六、把"确定性"钉死:它到底是哪一种

四台发动机装好了,现在必须回答一个最危险的问题,否则整篇文章会在两个方向上塌掉。

本文反复说"给定条件,价值有确定性"。而"确定性"这个词,有三种拧法,前两种都会把这篇文章拧坏。

6.1 第一种拧法(塌回后现代):确定性 = 各人各定

有人会说:"给定条件价值就确定,可条件因人而异——那不还是每个人各有各的价值?和后现代有什么区别?"

这是把确定性拧成了"各人各定"。若是这样,本文就是把后现代换个说法又说一遍,加一个'确定'的空词。

破解它,靠一根黄瓜。你和我吃同一根蔫黄瓜,你说脆,我说木——我们不是"各有各的真理"。我们可以一起咬一口,让那束纠缠当场裁决。而它会裁决:它是木的。关键在:那束纠缠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它是我们共同面对的第三方。确定性不是"你我各自确定",是"那束纠缠对我们共同确定"。

大白话:价值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遛,就是让那束真实的纠缠说话。遛完了,确定性就出来了——它不属于公,也不属于婆,它属于那匹马本身。

6.2 第二种拧法(塌回柏拉图):确定性 = 老天早定好了

另一有人会说:"那你不就是说,给定条件价值就被唯一注定了?那不还是回到了'天上有个绝对标准'——你只是把它藏在了'条件'后面。"

这是把确定性拧成了"先验注定",而这是更隐蔽、更危险的塌法,因为它看起来像'严谨'。若价值是"给定条件就被唯一注定"的,那这个"注定"就是一块藏在条件背后的新绝对——正是本文要拆的东西。本文若这样立,它就成了它自己拆的东西的反面版。

破解它,还是靠黄瓜的另一面。同一根黄瓜(条件的一半),换一个吃法(条件的另一半),味道就变——没有一个"这根黄瓜的唯一正确吃法"从天上注定。更深一层:黄瓜和吃法之间还互相塑造(你咬的过程改变黄瓜,黄瓜的质地也改变你的吃法)。不是"黄瓜先定死、味道再算出",是黄瓜、吃法、味道,在你咬的当下,一起发生、一起定型。

这就是"发生"与"注定"的根本区别:注定是"因在前果在后,一条道走到黑";发生是"因果在同一个当下互相生成、一起收敛到稳定"。味道不是老天写好的剧本,也不是你随便编的段子——它是你和黄瓜在这一口里,一起现场即兴、但即兴到某个点就自然定型的东西。既不是背台词,也不是瞎胡闹,是真实的即兴演奏,而好的即兴有它自己的对错。

6.3 第三种拧法(对的那把):发生性确定性

排除前两种,剩下的这一种,是本文全部的立足点。给它一个名字:发生性的确定性。一句话说全:

被生成的,可以被追溯;可追溯的,有高下可分;有高下,就能争论。

拆开看,四步各挡一个方向:

- "被生成的" —— 所以不是天上掉的(反先验)。
- "可以被追溯" —— 所以不是随意的(反后现代)。
- "有高下可分" —— 所以不是"什么都行"(反相对主义)。
- "就能争论" —— 所以不是"趣味无争辩"(反虚无)。

这四步连起来,一头卡住后现代的"随意",一头卡住柏拉图的"注定",只有中间这条缝能通:价值是发生的——现场长出来的、可追溯的、有高下的、能争论的。

七、三个硬案例:发生性确定性,当场裁决

理论说到这里,一个较真的读者会问:"回到那束纠缠、可追溯、分高下'——听着漂亮,可真到了两个人吵不可开交的时候,它管用吗?"

管用。而且恰恰在最难的地方管用。下面三个硬案例,分别是善、美、真上的真实分歧。看这套坐标如何既不搬回绝对、也不坠入随意地,把它们裁决出来。

7.1 善的分歧:同一个行为,一个人说善,一个人说恶

一个人在饥荒中,偷了粮仓的粮食分给快饿死的孩子。甲说这是善(救了人),乙说这是恶(偷窃)。谁对?

- **绝对派**会说:偷窃永远是恶(搬回一条绝对律令)——可这条律令碾过了那些孩子。
- **后现代派**会说:善恶都是视角,甲有甲的道理,乙有乙的道理,无所谓对错(坠入随意)——可这等于说"救不救孩子都行"。

发生性确定性怎么做:回到发动机,追溯自变量。

分歧的根子,在第一台 $F(S1, S2)$ ——两人的切分方式($S1$)不同。甲把这个行为切分为"在生命与财产冲突时,保全生命";乙把它切分为"破坏了财产秩序"。两种切分,长出两种善恶——这不是随意,是 $S1$ 确定地缠出的。

而切分有高下:回到那束纠缠($E1$:那几个真实的、快饿死的孩子),问哪一种切分更在轨——更贴合此刻真实发生的東西。此刻真实发生的,是几条生命悬于一线;财产秩序,是为了让生命更好地存续才存在的工具。在"工具"与"目的"冲突时,把行为切分为"保全目的",比切分为"维护工具",更在轨于那束纠缠。所以在这个具体处境里,甲更对——不是因为有一条"偷窃在饥荒中变善"的绝对律令,而是因为回到那几个孩子身上,甲的切分更贴合真实发生的東西。

换个处境(不是饥荒,是他偷来挥霍),同一个动作, $S1$ 该怎么切就变了,善恶就变了。善恶会变(反绝对),但在给定处境里可追溯地分高下(反随意)。

7.2 美的分歧:小便池算不算艺术

杜尚把一个小便池送进展厅,题名《泉》。甲说这是划时代的艺术,乙说这是骗局、是垃圾。谁对?

- **绝对派**:艺术必须美、必须有技艺,小便池不是艺术(搬回一条绝对定义)——可这条定义把整个二十世纪艺术判了死刑。
- **后现代派**:艺术是艺术界说了算,你说是就是(坠入随意)——可这等于说"什么都能是艺术,也就没有艺术"。

发生性确定性怎么做:

回到第四台 $F(D2, E1)$ ——艺术不是一个物的属性,是一个差异序列($D2$)作用于处所($E1$)显露出的价值。小便池作为"洁具"(一条 $D2$)显露不出艺术;但杜尚的动作是换了一条 $D2$:把它从洁具语境搬进展厅、题名、签名、逼你问"什么是艺术"。在这条新 $D2$ 下,它显露出的,是一次真实的"提问的美"——它聚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尖锐的问题),把整个艺术界拉了过去(势能/美)。

所以甲对了——但不是因为"小便池美",是因为杜尚那条 $D2$,确定地显露出了一个真实的、有势能的整体(一个逼所有人重新发生"什么是艺术"的问题)。而乙的错,在于他还在用旧 $D2$ (洁具/技艺)去量一个换了 $D2$ 的东西。

但这里有一刀要落下,否则就滑向"什么都是艺术":并非任何东西题个名就成艺术。你今天再送一个小便池进展厅,它显露不出那个势能了——因为那个"提问"已经被杜尚提过了,你的 D2 是抄的,它激发不了新的发生。杜尚的《泉》是艺术,你的抄袭不是——这个高下是确定的、可追溯的:看它有没有真的让一个新的整体、一个新的问题,发生出来。艺术的门槛没有消失(反随意),但它不在"美不美、有没有技艺"上,而在"有没有一次真实的发生"上(反绝对定义)。

7.3 真的分歧:两个理论,谁更真

古代有两套天文学:地心说和日心说。在某个历史时刻,两套都能算出行星位置,都"符合观测"。甲信地心,乙信日心。谁更真?

- **绝对派**: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宇宙图景,总有一套是绝对真理(搬回绝对)——可在那个时刻,两套都能自圆其说。
- **后现代派**:这就是库恩说的范式不可通约,无所谓谁更真,换范式只是"改信仰"(坠入随意)——可这等于说日心说的胜利只是一次时尚更替。

发生性确定性怎么做:

回到第三台 $F(D1, E2)$ ——一个理论的真,不看它"符不符合一个绝对图景",看它在意义目标(D1)和信息(E2)里如何发生、能被追溯到多深。

两套理论都"符合观测"(表层 E2 打平),但往下追溯:日心说让 D1 发生得更多——它统一了更多现象(行星逆行不用本轮套本轮了)、打开了更多新路径(它接得上后来的万有引力)、它的信息结构(E2)更简洁、更少冗余(求善的 D3:不必为每颗行星加一层本轮)。日心说更真,不是因为它撞上了一个绝对宇宙图景,是因为它在 $F(D1, E2)$ 里发生得更深、可追溯得更远、冗余更少。

真会变(今天日心说也被广义相对论修正了),所以它不是绝对(反柏拉图);但在给定的信息条件下,两套理论可追溯地分高下(反后现代)。范式更替不是改信仰,是发生得更深的那一套,可追溯地胜出。

三个硬案例,善、美、真各一个,同一套动作:

不搬回绝对(那是后现代拆对了的靶子),不坠入随意(那是虚无),而是回到那束纠缠、追溯是哪台发动机的哪个自变量在起作用、然后在具体处境里分出高下。

这就是发生性确定性的全部工作方式。它不给你一把量尽万物的天尺,它给你四台可以拆开查的发动机;它不许你说"都行",它要把"为什么这个更好"一直追溯到那束纠缠此刻的真实反应。可追溯,就能争论;能争论,就有文明。

八、事实与价值:休谟的鸿沟,是一次坐标错误

四台发动机里最深的一个后果,值得单独写一章,因为它填平了伦理学两百八十年的第一难题。

休谟的鸿沟(1739):你不能从 is 推出 ought。 从"事情是这样的",推不出"你应该这样做"。这道鸿沟,让逻辑实证主义把伦理学整个逐出了知识(道德判断只是情绪表达,跟"哎哟"没区别),也是后现代"价值主观"的老祖宗。

而这道鸿沟的存在,有一个前提:事实在一边,价值在另一边。

E3 说:它们从来没分开过。

回看第二台发动机:内能就是真,而"这束纠缠此刻携带多少内能"是一个可查、可感、可量的事实(is);内能就是真,而真是一个价值(ought)。同一个东西,同一句话。

鸿沟不是被跨过去的,鸿沟是被证明为一个坐标错误:它把价值轴(V)和模态轴(M)当成了两个世界,而它们是同一副骨架的两条轴。

而这也解释了休谟为什么能发现鸿沟、却填不平它: 看他的工具箱——一切观念都要回到印象那儿去查,而印象是 M 轴的事(模态、粒子)。他的整个体系里只有 M 轴,V 轴对他不存在——所以价值当然没地方站,当然只能是"情感的投射"。休谟发现的不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他发现的是"我的工具箱里没有 V 轴"。而他把那个发现,写成了一条关于世界的定律。

用黄瓜对一对:"这根黄瓜蔫了"(is)和"这根黄瓜不好、不该端给客人"(ought),在休谟看来隔着一道鸿沟。而在能量层,它们是一件事:黄瓜蔫了 = 它的三股劲泄了 = 它不在轨、不激发、不聚整 = 它坏了。"蔫"这个事实和"坏"这个价值,在那束纠缠此刻的能量状态里,本就是同一件事的两个说法。 你不需要从"蔫"额外推出"坏"——你尝到"蔫"的那一刻,"坏"已经在你舌头上了。

九、统一性在 F 里

现在可以回答那个贯穿全文的问题了:如果真善美是三个(在 V 轴上它们确实是三个号位),那统一性在哪儿?

统一性不在 V 轴内部。 V 轴内部,真善美天生是三个号位,你在那儿找共同点,找一辈子也找不到——后现代找了两百年,然后宣布不存在。

统一性在 F 里。

$$S = F(D, E) \quad D = G(S, E) \quad E = H(S, D)$$

三大方程互生:显露、差异序列、纠缠土壤,三者在同一次发生里互相生成、互相稳定,没有任何一维能被单独抽出来当先在的起点。

真善美的统一性,是这样一句话:它们是同一副骨架($C \otimes M \otimes V$)的同一条轴(V),被同一台引擎(D),从同一片壤(E3:内能/动能/势能),长成的同一朵花(S3:真/善/美)。它们不是三个东西碰巧凑在一起,它们是一次发生的三个面。

这里要把"花与壤"这个合龙讲透,因为它是"统一性在 F 里"最实的兑现。

显露态 S,和纠缠土壤 E,共享同一副骨架 $C \otimes M \otimes V$:

- E2(信息:符号/逻辑/数学)沿 M 轴 —— 它是壤里的信息形态。
- E3(能量:内能/动能/势能)沿 V 轴 —— 它是壤里的价值形态,也就是真善美的能量版。
- C 轴 是三界之间"从现实上升为理念"的抽象通道。

于是同一条 V 轴,在花那一层(S3)显露为真善美三个号位,在壤那一层(E3)沉淀为内能动能势能三股劲。花与壤,是同一副骨架的两面。

S 是纠缠之花(27 宫格显露出来的花),E 是纠缠之壤(沉淀下来的壤),而 D 是那台把骨架从壤显为花、又从花沉为壤的推进引擎。

这就是为什么"统一性在 F 里"不是一句空话:F,就是那台让 V 轴从壤(三股劲)长成花(三号位)的运转。你在花上找不到真善美的统一(它们在那儿是三个号位),因为统一不在花上——统一在"从壤到花"这个生成里,在那台正转的引擎里。真善美是同一片能量之壤,经同一台引擎,开出的同一朵花的三瓣。

而必须立刻钉死一点,否则前功尽弃:F 不是一块新磐石。

F 不在存在的那一边,F 没有地址,你握不住它。F 是一个关系,而且是一个正在跑的关系。三大方程互生—— $E = H(S, D)$,壤也是被花和引擎生成的,没有一个先在的 F、没有一个先在的工厂。

你不能先有 D 和 E,再算出 S(那是把互生读成单向因果、读成注定)。真实的情形是:三者在同一次发生里一起长出来。"给定 D 和 E"只是分析时的切片,不是发生的真实顺序。

所以"统一性在 F 里"这句话,不是找到了一块新天花板。它是说:别再在花上(V 轴的三个号位)找统一,统一在那台把壤缠成花的、正在运转的机器里。而那台机器,你不能握住它、供起来——你只能让它跑,并且亲手参与它跑。

而 D 的真正目标,也不是任何静态结构。把 S(哪怕是"统一的真善美")当成 D 的目标,是把果错当因——这解释了"达成目标反而空虚":静态结构一旦到手、凝固成 S,牵引力当场消失。D 的真正目标,是三大意义律(创造/自由/幸福)的成功运行本身——是"意义的持续再发生"。

所以救赎不是"找回那个统一的至高标准"(那是后现代拆对了的东西),也不是"握住 F 这块新磐石"(那会在握住的一秒空虚)。救赎是:让那台机器,在你身上,重新跑起来。

十、反身:这篇文章自己,在哪一号位

不写这一章,前七章就是白写的。

一个读完前七章的人,应该立刻把刀转过来,问:这篇文章自己,凭什么?

指控可以写得很具体,而且成立:

第一,本文通篇在做"显露"的活。 它把一个分布画出来、让你看见那个形状(后现代三界、四台发动机、一张张表)——而"显露"是三号位(主体、场、美)的活。本文主要在三号位上工作。

第二,本文判高下用的那把尺,叫"可追溯"。 可凭什么"可追溯"就更好?一个不可追溯的、神秘直降的价值,为什么就一定不如一个可追溯的?这个问题,本文没有从更高处证明。

第三,也是最狠的:本文会不会把"发生""F""可追溯"这些词,供成一块新的、不容置疑的天花板?

这个指控必须正面接住,而且答案对本文不利:

如果本文把"发生"说成一个终极的、够不着的、不容置疑的绝对——那么它就是又一块天花板,而且是最不诚实的一块,因为它讲了一整篇"别抬头找天花板"。

本文唯一能自保的,是它那把尺本身必须是发生的、可追溯的、能被否决的——包括被你,此刻,这位读者否决。

所以本文不敢说"可追溯"是绝对标准。本文只能做一件事:把这把尺,放在明处,用手指着它,说——

如果这篇文章要出事,就出在这儿:出在"可追溯为什么更好"这个我答不上来的地方。

请你替我查这把尺。

而如果你查完,发现它站不住——请告诉我它错在哪儿。

因为你告诉我,就是一次真实的激发——那是善(动能)。你把这篇文章的势能,转成了动能,在你那里,不在我这里。

那一次转换,才是这篇文章唯一可能走通的、完整的一次发生。它不发生在纸上,发生在你合上这篇文章、抬眼看世界、然后咬下那一口真实的黄瓜的时候。

结语:三句话

一、后现代发现了一件大事:价值是变化的、多元的。 这个发现不能丢——它是整件事的起点,而且它对。

二、后现代栽在下一步:它把"会变"读成了"随意"。而"会变"恰恰是"有函数"的证明。价值会变,正因为它
是四台发动机的输出;自变量一变,它就变。

三、而失去的统一性,从来不在你找的那一层。

真善美在 V 轴上是三个号位(那里它们永远是三个,找一辈子也找不到);在能量里(E3)是三股劲——**内能是
真、动能是善、势能是美**;而它们是同一副 $C \otimes M \otimes V$ 骨架的两面,被同一台引擎缠成花、又沉为壤。

$$S = F(D, E)$$

统一性不在 V 轴里,统一性在 F 里。

而 F 不是一块新磐石——它不在存在的那一边,它没有地址,你握不住它。它是一台机器,而它此刻正在
跑。

跑的时候,你身上有三股劲:

你认得住的那一股,是真。

你点着别人的那一股,是善。

你被拉着的那一股,是美。

它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是那把只有 M 轴、没有 V 轴的旧尺子,把它们分开的。

而这三股劲,此刻,就在你正咬着的那一口黄瓜里。

它会变。但它骗不了你的舌头。

这,就是发生性的确定性。这,就是救赎——不是找回天上的绝对,不是坠入地上的虚无,是低下头,咬一口,
然后对着那束纠缠,认认真真地,分一次高下。

证伪条件

本文可被下列任何一条推翻:

一、若能证明真善美在 V 轴内部存在统一性(三号位可还原为一,或从一推出),则"统一性在 F 里"作废。

二、若能证明存在一种价值判断,不落在真、善、美任一号位上,则 V 轴三分需重做。

三、若能证明"给定 S1、S2、D、E, S3 仍完全随意、无任何确定性",则四台发动机作废。

四、若"守真是累的"(内能消耗)在经验上不成立——即认住一个不受欢迎的判断不比随波逐流更耗能——
则 E3=真的定义需重做。

五、最重的一条:若本文自己在某处把 F 或"发生"立成了一块不容置疑的新磐石,则本文就是那第三十二
环,而且是最不诚实的一环,因为它读过前面所有的环。这一条,请读者替我查。

王德生

德麦国际出版社·SDE Universes

西方哲学专栏·后现代的迷茫与救赎